

有餘者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崑崙之山三年其俗大穰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言其德惠澤及於物而致豐穰況帝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信夫人之修道於身者心無思慮則神氣全情無嗜好則愛惡息不感於視聽不泊於恬和玄德潛充道可冀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五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歸性此章明道或用律國之利而歸性則安於平泰則器則不可示人切操歛服之權以示柔弱之行終結網魚之術以明惟道之微○氣曰道之

為化應變隨機其於上古也則若任於道戶當於德民全於和故視不可見聽不可聞用不可既及乎代云達薄俗也遷此玄妙難明希夷寂寥求道避聖人教經代之主特權變之機示歛服開張之門以遇奸非反與章履典之用以檢回邪攝奸詐可復於為良東回邪可正乃助理之方故變陣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

謂為國本之利器也而用則示之主亦猶用兵焉不得已而用爾猶須柔弱其行似明其機不以其權示於非人如魚之不可失水魚失水則死人失機則難言古曰陸謀外泄者敗易曰機不密則害身此之謂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蹶歛歛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眾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眾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眾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畧示方便深達根原

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畧具四門夫根者謂智性之根也人之所稟真元道性能生眾智如草木之根生花結實展轉相生故名根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焉稟受之性由其氣也有清濁不同性有利鈍差別氣清和者生乃穎利才智過人明古達今問一知十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圓通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見善如不及聞惡如探湯故能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方便之法知進趣之途不俟權道誘之自達真實之教矣四門者歛弱廢奪也

蹶鈍根眾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今其歸往故將歛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今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歛歛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為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譎下文又云不可

以示人者正為權道之難故爾

義曰鈍根之人稟氣濁雜者則生頑鈍智識不通莫辨是非豈知善惡或復貪性狠戾狗欲恣情動陷罪緣永乖人域聖人常善救物俯念含靈示以權門令其自悟故

開四門權道以攝化之第一將欲飲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應則道契心侈則過生因侈獲過自思獲其庶矣此欲飲其心之權矣性弱則德全性強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也此伏性強之權也寒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貪則於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

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乎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其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矣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陰符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此之謂歟

是謂微明

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雖以欲張是謂之權欲量眾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今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飲飲眾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今自困於愛欲則欲飲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爾

疏權道攝化其理甚微按其所中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義曰權道至微用之則明校量其效可謂彰顯矣著明也夫聖人屬念上士遊心玄契無為冥符至道而權實之教安所用哉所以權教之設為中下之智耳亦猶用兵之道也上智伐謀制敵不在於興師坐籌決勝折衝千里而下智昧於機變必俟交兵上決頭領下剖肝肺然後方知勝負之勢徐讓進退之方如此昧於變通必須示其權法因權變正可謂無棄於人矣巽以行權可與立之義已具別解

柔弱勝剛強

注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翁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而卒令其飲弱者柔弱者之道能制勝於剛強也故云柔勝剛弱勝強義曰易下繫云巽以行權巽順也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制變則權不可行矣夫巽者齊也順也東南之

義曰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為也感而遂通無不為也無為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為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為化生矣若扣之不通感之不應寂然無象

不能生成此雖無為何益於玄化乎若復循迴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為勞區區無已此之有為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為而無為以制其動在無為而為以檢其靜不離於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不為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為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而人淳朴矣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靜無為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

義曰君王理萬方諸侯率一國俱能用無為之道清靜之化萬物化於下侯王靜於上可謂至理矣教而後化是從而化也不教而化是自化也教而化者無不為而能

化物也不教而化者無為而自臻於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注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為清靜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無名之朴而鎮靜之無名之朴道也

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動作有為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為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以鎮靜之令其清靜不動作也

義曰夫應用則為道道有強名也攝逐復歸朴朴無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稟其化皆清靜矣若復他境所牽人欲動作者侯王復以道之妙本無形無名之至朴鎮靜其心不令有為動作常合於道化清靜也

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塵妄起外念忽生將超躁競之途或溺是非之境即可急詣靜室思玄念真以無為之道鎮其心靈制於妄想如水之濁徐以澄清則三尸不能千百邪不能擾魔試都息違

於虛無之階矣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夫所以鎮無名之朴為眾生與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今此眾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

義曰凡人既化清靜而復動作有為以積習生常沉迷日久亦猶水難清而易濁性難澄而易昏心難靜而易動志難久而易退人君當以妙本之朴鎮而靜之亦既靜矣又當兼忘所執都令泯然則冥寂玄通洞達真妙是令眾生不滯於迹聖人不滯於空空有兩忘盡登正觀矣

疏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義曰既已靜於人性復能達其無名如既濟而忘舟病愈而忘藥可謂達真修之要矣夫舟藥者喻言教也眾生輪回世間迷惑有無漸染六塵牽緣衆惱而為病也老君演無為之訓叙弘救之功以此真經為理病之良藥因經開悟迷惑自祛既內染之塵絕外牽之惱積病既愈世網盡除然須遺教忘言混融歸道矣又以世間衆惱生死輪迴派浪真元漂沉正性有如巨海陷溺衆生逐境隨波無由超度老君以此經玄妙理國濟人於愛欲海中拯拔群品因經得濟如乘巨舟橫截迅流超登彼岸欲波不能蕩其性愛浪不能溺其心出積苦之庭踐長生之域既已濟矣然當忘所乘之舟捨所執之行柄神無何之境遊心自得之鄉是可謂虛而保真清而容物人貌而天泛然皆順獨任自然矣若執所乘之舟保所餌之藥不達而生患豈虛言哉不秋以靜天下將自正
 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

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疏夫無名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為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
 義曰衆生動作之心既已靜矣而又忘舟藥之喻仍遺無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復都忘是則了出有無曠然不滯君於上也不言而自信人於下也不化而自行不言而信是無為而上理也不化而行是遂性而下化也化及於此何教令之有哉天下正平可復於太古之道矣理身者因教而明道悟道而忘言不為譽故無怨不為利故無害理心衍理好憎適情性不惑禍福不妄喜怒混然與大道冥通而忘其所習遺其所執心寂於中神化於外修於無修學於無學得於無得可謂明真經之玄曠窺大聖之堂奧矣上經法天故奇有三十七

章此章居其末更復顯明至道妙用重訓人君侯王明此微言可臻於了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